

文革手抄本

经典

典藏系列

张宝瑞◎著

# 一只绣花鞋

文革  
手抄本

东方出版社



「梅花党」之二 Yizhi Xiu huaxie

文革期间手抄本经典著作《东方》开启中国当代悬疑小说之先河。京城怪杰为你演绎梅花党的传说。当夜深人静的时刻，你翻开书，突然，门外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

文革手抄本  
经典典藏系列

张宝瑞◎著

# 一日绣花鞋

文革  
手抄本

『梅花党』之一 Yizhi Xiuhaliae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只绣花鞋/张宝瑞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12

ISBN 7-5060-2703-8

I. —…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2794 号

**一只绣花鞋**

作    者	张宝瑞
责任编辑	胡萍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东方出版社 东方音像电子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6
印    刷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875
书    号	ISBN 7-5060-2703-8
定    价	24.00 元
发行电话	010-65230553 65257256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 张宝瑞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27部文学著作，其中有22部长篇小说，1部电影剧本，4部电视连续剧剧本。他是手抄本代表作家，代表作有《一只绣花鞋》、梅花系列故事、《叶飞三下江南》等；他又是我国当代大陆武侠小说代表作家，代表作有《醉鬼张三》、《八卦掌传奇》、《太极奇侠传》、《孽海侠魂》等。金庸、梁羽生、萧逸都对他的武侠小说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他是武侠小说“写实派”。他描写当代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你到底想要什么》、《人为谁活着》、《夜香》、《走投无路》等也受到读者的欢迎；他还编剧、上演电影《醉鬼张三》和电视连续剧《梅花档案》、《儿童城——中国独生子女启示录》、《神医朱丹溪》等。

文革手抄本

经典

典  
藏  
系  
列



定价：22.00元



定价：22.00元



定价：20.00元



定价：40.00元

策 划 人：任 超

责 任 编 辑：胡 萍

统 筹：吴玉萍 蒋建平

媒 体 推 广：张 雅 (010 - 65230556)

投 稿 信 箱：dongfangjip@yahoo.com.cn

封 面 设 计：

# 序

汪国真

著名作家张宝瑞的“文革”手抄本文学作品《一只绣花鞋》终于问世了,这一流传了三十多年的手抄本小说历经风风雨雨,就像一株珍贵神奇的异草展示在世人眼前。

《一只绣花鞋》故事的产生和繁衍及其手抄本的辗转流传,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众所周知,“文革”期间,由于“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文坛萧条寂寞,中国人迫于在文化沙漠中跋涉的饥渴,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便应运而生,而且鱼龙混杂。手抄本文学现象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因为它诞生于“文革”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在“文革”中流传最广的手抄本之一就是《一只绣花鞋》。实际上,这部书中所写的梅花党故事就像一个幽灵,在中国民间已游荡了很长时间。

民间传说也是文学创作的来源之一,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在山东淄博家乡的柳泉旁,设一个茶摊儿,邀请路人,从他们肚子里掏故事;某一日,《聊斋志异》呱呱坠地。《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水浒传》等文学著作中的许多故事早已在民间流传了若干年。我的朋友张宝瑞是当时“老三届”毕业生,20世纪70年代初期正在北京铁合金厂当炉前工,他的文学天赋很高,而且口才极佳,为了驱散工作的劳累与单调,调动工友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上夜班,防止大家犯困打盹儿,工余便给工人们讲这些故事,并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当时年仅17岁。这个手抄本朴实、生动,真实,基本保持了原始的面貌,比较珍贵,如今,它的正式出版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部名著的正式出版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填补了中国文学史“文革”10年断代史的一些空白。以前翻阅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文



革”似乎总是八个样板戏和天安门诗歌等,总感到有一种擦肩而过的感觉。这世间,许多东西都可以没有,但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和真实的历史记载却是不朽的!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尽管发生过两次废佛焚卷事件,但是隋末的有志僧人静琬在北京京西石经山毅然发起石刻佛经运动,历经隋唐辽金元明一千余年,经数万僧人的磨砺,终于完成石刻大佛经,成为世界佛教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北京石经山云居寺也被誉为“北京的敦煌”。秦始皇可以“焚书坑儒”,“烟雨骊山君子仇,咸阳四百六十丘”,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司马迁可以忍受宫刑,但是著出了辉煌的《史记》。李白可以不被唐玄宗重用,但是成为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最伟大的诗人!

“文革”10年是中华文明史上空前的灾难时期,极“左”路线使优秀文化备受摧残,百花凋零,但是在民间却涌动着一汪温暖的潺潺小溪,似报春花缀满的小溪,尽管是涓涓溪流,却充溢着蓬勃的生命力!“文革”期间出现的口头文学、手抄本现象是特殊历史时期特殊的文化现象。据初步统计,目前流传下来的手抄本有三百多种,一些同样主题的手抄本又有多种版本。由于各种原因,作者匿名,传抄者或用信纸,或用日记本,或在煤油灯下,或在课堂上传抄,有的辗转传抄数十万人。这些手抄本在乡村、城市、工厂、部队,在山西、陕西插队知青部落,在内蒙古大草原的蒙古包里,在北大荒的黑土地,在云南西双版纳的橡胶园,讲述、传抄。在陕北高原的窑洞里,油灯闪耀,人影晃动;讲述人绘声绘色地讲着《一只绣花鞋》的故事。在东北大兴安岭的篝火旁,远处狼嚎凄厉,知青们正在听讲《林强海峡》;在首钢冶炼炉前,工人们正在听讲《梅花党》、《一只绣花鞋》中我特工人员龙飞与风姿绰约的梅花党女特务白薇的曲折经历。

应当说,这种“文革”手抄本已熏陶了一代人,在手抄本文学的土壤里成长起一批优秀作家,如张宝瑞、梁晓声、王朔、刘震云、甘铁生、史铁生、柯云路、叶辛、郑义、孔捷生、北岛、舒婷等。“文革”中的手抄本大致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反特侦破题材,悬疑性强,有的具有一定的恐怖色彩,如张宝瑞的《梅花党》、《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叶飞三下江南》等,还有其他作者的《林强海峡》、《粉红色的脚》、《第108尊美女塑像》等;第二类是反映爱国主义主题,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等;第三类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如北岛的《波动》、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张宝瑞的

《命运》、其他作者的《九级浪》、《塔里的女人》等；第四类是神话志怪题材，如张宝瑞的《落花梦》等；第五类是不健康的作品，如《少女的心》、《曼娜回忆录》等，描写表哥、表妹的初恋性体验，当时对青少年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文革”手抄本就表现形式而言，也有剧本、散文、日记、诗歌等，如北岛、食指、杨炼、芒克等人的朦胧诗，张新蚕的《红卫兵日记》、张宝瑞的《恩来之歌》、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抄》等。剧本有《国恋》、《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邹容》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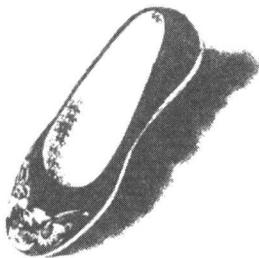
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才能发挥出来；伟大的时代同时又造就伟大的作品，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文革”手抄本出版伊始，正像 21 世纪曙光初露一样，但愿能给跋涉过那样一种文化沙漠的人们带来一种难以割舍的怀旧情绪，使人们在历史的废墟之中奋起；也给当代青年一些知识，把这些有价值的作品奉献于光天化日之下，诚然是一件善事，因为只要你诚心实意地拥抱太阳，太阳就会给你光和热！

历史是一首写在人类记忆上的回旋诗歌。

历史是一艘航船，装载着现代人神奇和美好的回忆，驶向遥远的未来。

积极、健康、向上的口头文学的手抄本也应载入中国文学史，著名作家张宝瑞和他的手抄本经典著作也不能例外。



# 目 录

序	001
一、海 滩 女 尸	001
二、火葬场的秘密	005
三、金陵魔窟之谜	008
四、引 蛇 出 洞	026
五、梅花组织在香港	040
六、夏雨将军死了	068
七、一只绣花鞋	072
八、人 头 皮 箱	077
九、抱皮包的空中小姐	081
十、圆 山 魔 影	085
十一、虎 穴 献 图	090
十二、龙山寺会晤	095
十三、勇 救 南 云	100
十四、12 幅美男子像	105
十五、生 活 的 颤 音	137
十六、公 园 里 的 人 皮 炸 药	155
十七、武 汉 长 江 大 桥 上 的 绿 色 尸 体	170
十八、漓 江 谍 影	173
十九、金 三 角 的 “爱 情”	177

181	二十、四名劫机犯
185	二十一、巴黎留学的靓女
191	二十二、神秘的旅伴
194	二十三、古寺夜半哭声
198	二十四、千佛洞白薇遇险
201	二十五、北极熊垂涎亚洲
205	二十六、美国 U—2 型飞机之谜
209	二十七、阴谋与“爱情”
212	二十八、梅花魂已散
216	二十九、刺杀行动
219	三十、浴室女尸
223	三十一、“黑色风暴”计划破产

# 一、海滩女尸

虹市的夜，幽静极了。

天上的流星偶尔拖着长长的尾巴，无声无息地从夜空坠落；迷人的月亮，拥抱着城市的大海，温柔，慈祥；夜风像个俏皮的姑娘，摇碎了天上的月光，摇碎了天上的繁星。在灯光和月光的映照下，大海撒出一把把闪光的碎银，亮得刺眼。几只海鸥仿佛并不困倦，追逐着海面的碎银，偶尔掀起的浪花微笑着嘲弄着它们的双翼……

皎洁的月光轻轻泻进市中心一座米黄色的小楼内，二层一隅，虹市公安局侦察处长龙飞正和他的妻子南云熟睡。墙上的日历上清清楚楚地印着：1963年5月17日。

“嘟，嘟，嘟……”写字台上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

这铃声仿佛警铃，把龙飞催醒，他一跃而起，熟练地抓起电话。

“我是龙飞，出了什么事？！”

“报告龙处长，在老虎滩公园假山前发现一具女尸，请你马上到现场。”

龙飞放下电话，迅速地穿上衣服……

老虎滩公园里，死一般的沉寂。这个公园非常小，即使是步履蹒跚的老人，也花不了一个小时就能转它一周。公园里有一个土丘，丘顶有个八角木亭，丘上栽满了花草和翠竹。丘下有一簇簇丁香和灌木，此时正是翠绿成阴，野香四溢。因为这公园的东面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海边有一怪石仿佛一只猛虎，跃跃欲试，故称为老虎滩公园。

龙飞赶到现场时，一眼就看见了卧于假山下的女尸。这是一个漂亮的姑娘，瓜籽脸，白得透明，活像是刚刚出水的嫩藕。一头乌黑透亮的卷发，小巧的身子被凌乱不堪的浅粉色连衣裙裹着，领口绣着花，配条浅黄色的府绸裙子。龙飞明显地看到她的左太阳穴上有一血糊糊的伤口，一缕飘发凝结着淤血。

龙飞的助手肖克走了过来。

“处长，我们仔细地检查了现场，发现有脚印往西出公园西门到大街上去了，我们拍了一些照片，根据死者和凶手的脚印分析，他们可能是从此门进来的，然后一直坐在旁边的躺椅上，死者死前一定与凶手有过激烈的争执。法医刚才检查了尸身，发现死者曾被奸污，从现有的现象看，可能是凶手将女子奸污后又用

石块打死了她。”

“带血的石块找到了吗？”龙飞冷静地问。

肖克摇摇头。“可能是凶手将击人的石块带走了。”

龙飞又仔细地视察了一下现场，然后命令将女尸拉回去，又派人迅速地打听出死者的住处。

虹市公安局二楼会议室里，老局长梁一民在听取部下的汇报。

肖克正在发言：“从凶手的脚印来看，他穿的是42号天津皮鞋厂制作的皮鞋，可能是个高个子。从躺椅前的脚印和附近的脚印来看，死者与凶手熟识，不然这个女子决不会深更半夜地跑到公园里来。可是据法医的检查，发现死者虽然只有20岁左右，已是一个有着比较长时间性生活的女人，如果她生活作风不严肃，为什么还拼命地抗拒凶手的奸污行为呢？”

“问得好。”梁一民局长满意地望着这个高身量，大眼睛，深栗色头发的小伙子。然后又把脸转向36岁的龙飞，问道：“小龙，听听你的意见。”

龙飞一直陷入深深的沉思中，如今听老局长点他的将，腼腆地笑了笑，说：“我看还不是一般的奸污，哪里有这么顺利的强奸，一定是先把女人砸死，然后奸尸……”

“奸尸！”几个公安人员异口同声。

“对！”龙飞肯定地点点头。“而且从死者身上遗留的污物来看，已经超出了一个男人的容量……”

肖克一听，惊得后退了一步，问道：“处长，你的意思是说凶手是两个男人？……”

龙飞没有说话，用手指狠狠地弹了弹烟灰。

正是上午9时，会议仍在紧张进行，这时，公安人员路明和龙飞的妻子、公安人员南云走了进来。

南云叫道：“死者的下落找到了，凶手也有了一些迹象。”

梁一民给气喘吁吁的南云和路明各倒了一杯茶水，说道：“快说说我们听。”

原来死者叫庄美美，住在广州路23号一座小洋楼里，是本市二中的音乐教师，父母是新加坡的侨商，她自小在新加坡长大，3年前来本市投奔舅舅、原市政协常委李贞，并来此定居。两年前，李贞病死，庄美美便独自生活。据邻居反映，几年来时常有打扮时髦的男人来找庄美美。去年夏天，庄美美在街上被一个年轻海员骑摩托车撞伤，海员叫门杰，在“东风号”轮船工作，长得英俊，为人诚恳。庄美美喜欢上了门杰，以后便常常形影不离。此时有一个叫柳文亭的中年单身汉也在追求庄美美；柳文亭是人民医院的外科大夫，庄美美在看病时认识了柳文亭，以后二人打得火热。庄美美认识门杰后便冷落了柳文亭，柳文亭不甘心，天天晚上到庄美美家里来纠缠，弄得左邻右舍不得安宁，有一次门杰打了柳文亭，可是当门杰出海后，柳文亭还上门来纠缠，仿佛中了邪。

龙飞听完南云的叙述，用征询的目光望着梁一民道：“我立即上庄美美家，肖

克到柳文亭那里去了解情况。”

梁一民点点头道：“兵贵神速，但也不要打草惊蛇！”

下午，龙飞驱车来到庄美美的住房前，这是一座白俄罗斯式的小洋楼，门前有一株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枝叶茂密，遮映着楼上的窗口。龙飞三步并作两步地走进小楼，中厅陈设整齐，颇有些西化，迎头有一幅西斯廷圣母的油画，铺着饰有美丽花纹的纯毛地毯，一排栗色转式沙发，西壁有一架钢琴，南墙前有一盏硬木透亮的大写字台，写字台上有一盏维纳斯铜像的台灯，旁边立着一个相框，相片上正是娇美玲珑的庄美美，她抿着樱桃般的小俏嘴，嫣然笑着，真似一个剔透的小玉人，透出一股迷人的风骚。

龙飞来到里间，这是庄美美的寝室，席梦思床，罩着翡翠绒床罩，电视柜内有一个电视机，屋角有一个硬木架，上面摆着一盆塑料腊梅，红梅灰枝，蒙着薄薄一层尘土。

龙飞又来到楼上，有一间较大的房间，看样子以前是庄美美的舅舅李贞的寝室，两排书柜上挤满了文史资料和文学名著，旁边有一间小书房，书房内有一排绿色沙发，一个精致的小书柜上摆着一些书。墙壁上挂着一幅庄美美在夕晖中的海滩上半卧的照片。

龙飞仔细地看书柜中的书籍，只见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内幕》、《一个德国间谍的自述》、《军统内幕》、《中统内幕》、《克格勃内幕》、《色情间谍》、《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等书籍。

“哦，原来这位小姐还有这种爱好。”龙飞皱起了眉头。

门开了，一阵风卷进来，肖克走了进来。

“柳文亭自杀了！”

龙飞听了，吃了一惊，即刻又平静下来。

“我们借查电表，去敲柳文亭家的门，可是敲了半天，毫无动静，于是撬开门进去，柳文亭不在家，桌上有一张他写的绝命书。”说着，肖克把那张绝命书递给龙飞。

龙飞见那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桃李钟情投，伤愈意正酬。无奈苍天意，秋波不行舟。

大海啊，让你清洗我的苦闷和恐惧吧！

龙飞看罢，说道：“走，到柳文亭家去。”

雾，越来越浓。几步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汽车开得很慢，司机急地按着喇叭。过了一个多时辰，汽车停在一个普通的宿舍楼前，几个人上了五楼，进了柳文亭的房间。

屋内有一股呛人的烟草味，地上狼藉着烟头、罐头盒子。龙飞俯下身轻轻地拾起一个烟头闻了闻，又扔到地上。

肖克道：“经过初步检查，地上只有柳文亭一人的脚印，这脚印和老虎滩凶手脚印相同，也是42号皮鞋鞋印。”龙飞没有说话，他的目光从窗台落到屋内每一

件细小的东西上面。柳文亭长期独居,37岁尚未娶妻,只住这么一间18平方米的房间。龙飞又到厨房和厕所看了看,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

肖克道:“柳文亭很可能热恋上庄美美,当庄美美与门杰邂逅,转而爱上门杰后,柳文亭便陷入了失恋的极度苦闷中,昨晚将庄美美骗到老虎滩公园,杀害了庄美美,然后奸尸。犯案后又陷入极度恐惧中,索性投海自尽了。”

龙飞问道:“既然庄美美是一个不检点的女人,想必是与柳文亭相识后就已发生了性关系,柳文亭何必在杀害庄美美后又奸尸呢?大夫一般都用圆珠笔,可是这一张绝命书却是用钢笔写的,如果柳文亭生前喜欢用钢笔写字,那么屋内怎么没有墨水瓶呢?”

肖克一听,眼睛朝四外瞅瞅:“是啊,为什么没有墨水瓶呢?”

龙飞和肖克回到公安局时,梁一民局长正在召集专案组的其他公安人员开会。南云正在汇报情况:“那个年轻海员门杰的情况也了解了,他今年23岁,21岁时到‘东风号’轮船当海员,经常出海,如今又随船到坦桑尼亚去了。门杰的父亲门志雄是个老红军,现任618厂厂长,他还有个姐姐在东海舰队文工团……”

“618厂?就是那个制造核潜艇的兵工厂吗?”梁一民问道。

南云点点头:“对,618厂就是制造核潜艇的兵工厂,在山里。”

这时,路明拿着一本书走了进来道:“局长,这是在庄美美家里找到的《金瓶梅》第一集,第十四回目的地方夹着一朵梅花,书面上有庄美美写的字迹。”

梁一民接过书,第十四回目处写着娟秀的小字: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需檀板共金樽。

梁一民道:“这是北宋年间被称为‘梅妻鹤子’的林逋的诗句。”

一个公安人员走了进来,把一份电文递给了梁一民。

梁一民接过电文,看了看,脸上显得严峻。公安人员道:“方才在本市殡仪场一带发现有敌特向海外发报,这是破译的电文内容。”

梁一民自言自语道:“‘礼物将送婆家。’礼物是什么?婆家又是何方呢?这份礼物肯定与庄美美一案有关。说明敌人已经获得了他们所要获得的东西,这绝不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据老虎滩公园的一个看园老人说,昨天八时多,他看见两个年轻女人在山丘下的假山石前争吵,好像在争执一件东西。我们能不能做这样的推测,另外有一个女人向庄美美索要一件东西,庄美美不给,那个女人便将庄美美杀害,然后又设法造成奸尸的假象,企图嫁祸于人,造成三角恋爱的纠纷,杀人灭口,转移我们的注意。”

龙飞道:“局长说得有道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那个陌生女人是什么人?礼物又到了哪里?”

## 二、火葬场的秘密

夜，静极了。

市殡仪场的地下停尸间，冷气森森。

一具具死尸蒙着白布，安静地等待着火化。

高耸入云的火葬场的烟囱静静地矗立着，白天它烟雾袅袅，夜间寂静无声。

这时，停尸间外面的走廊传出“嚓嚓”的声音，一忽儿，走来一个秃脑壳，酒糟鼻子的老头，他手里拎着一只酒瓶子，打着酒嗝，来到停尸间门前，“吱扭”一声推开了门，走了进去。

这老头骨瘦如柴，一双尖刻的小眼睛，发出阴森森的凶光，左眼歪斜，右腿一瘸一拐。

老头一仰脖子，把酒瓶里的酒全部喝光，把瓶子摔到地上，从怀里摸出一支无声手枪，在手里掂了掂，又塞进怀里。他来到白天新推进的三个尸床前，打开第一个尸床的尸布，见是个小伙子，他左右开弓，搁了小伙子十几个耳光。一边搁，一边骂道：“我瞧瞧你是不是装死！真死了反正也不疼，是不是？”

老头又蹭到第二张尸床前，掀开尸布，见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妇女，那妇女可能刚死不久，脸蛋还有些红润，圆乎乎的脸盘，齐耳的短发。老头用那双又糙又厚的手在妇女脸上搓了一把，呵呵笑道：“傻丫头，八成是失恋自杀的吧，白来一世，我看你和那小伙子倒是天生的一对，明个一早，我就把你们一起烧了。”

老头又来到第三张尸床前，掀开尸布，原来是一个中年男人。老头嘻嘻笑道：“我要的就是你，你可死得冤枉。”说着，推着尸床出了停尸间，穿过走廊，向火化炉走去。来到火化炉前，老头打开炉门，灌了点炉油，按动机关，然后就来搬死尸。

“不许动！”老头猛听一声低喝，只觉后脖梗一阵冰凉。

后面那人又道：“快跟我走！”

老头听出是个女人的声音，就在地缓缓转身的一刹那，他看清了那女人的面孔，正是第二张尸床上躺着的那个“女尸”。

老头心灰意冷，慢腾腾地朝外走着，走着……

忽然，老头一猫腰，一个后蹬腿，蹬翻了女人手中的枪，然后猛虎扑食般扑向女人。

那女人毫不畏惧，拼命与老头搏斗。老头仗着酒劲，把女人掀翻在地上，然



后去掏怀里的手枪。

女人一翻身，把老头掀翻在身下，老头的右腿是条假腿，使不上劲，无声手枪又掏不出来，只好一声不吭地使足全力与女人搏打。

女人拼命地去拾地上的手枪。就在这时，老头抽出右手从右腿根处摸出一柄匕首，狠命地朝女人臀部扎去，女人惊叫一声，软绵绵倒下了。老头迅速地将女人扔到火化炉内，关上炉门，赶快用手去按机关。

这时，老头的手被一只钳子般的手狠狠地攥住了，肖克和殡仪场保卫科长老王出现在他面前。

老王喝道：“向永福，原来你是个特务！”

肖克用手铐铐好向永福，然后开了炉门，抱出奄奄一息的南云，原来南云假扮女尸前来侦察敌情。

肖克又掀开火化炉前那张尸床的尸布，原来正是那个失踪的大夫柳文亭。

肖克转身问道：“向永福，发报机在哪里？”

只见向永福一声不吭，软绵绵倒在那里，嘴角冒着鲜血。肖克冲过去扳开向永福的嘴，一股酒气扑鼻而来。向永福七窍冒血，脸色铁青，已经死了。

肖克叫道：“酒里有毒！”

南云被送进医院，肖克和老王驱车来到向永福的家。这是一个大杂院，向永福孤身一人住在最里面一间只有九平方米的小屋。肖克围着小屋转了转，说道：“这小屋的墙壁很厚，可能有夹壁墙。”

肖克从附近派出所找来两个民警。几个人找来镐头、铁锹，掘开了墙壁，只见有一道宽一米、长四米的夹壁墙，发现有一叠密码；还有一小塑料袋男人的精液。

肖克疑惑地问：“向永福的发报机藏在哪里呢？”

这时，天已蒙蒙亮，几个邻居起床出门观看，当他们听说向永福是特务后，争先恐后地说起向永福的所作所为。

一个老太太说：“他自吹参加过煤矿上的暴动，杀死过日本鬼子，平时还给院里的小青年忆苦思甜。”

一个中年妇女说：“前几天，向家来了一个时髦女人，打扮得甭提有多港了，我们家大小子还偷着给她拍了照。”

肖克急忙问：“照片在哪里？”

那中年妇女蹬蹬地跑回屋里，揪醒了熟睡的儿子。儿子惺忪着睡眼，问道：“娘，干啥？”

“那美人照片呢？”

“说出去多不好。”

“向永福是个大特务，披着人皮的狼，公安局来人了，他们要看看照片。”

“什么？！”儿子惊得睁大眼睛。“他给抓走了？”

“人都死了。”中年妇女嘟哝着，去翻儿子屋里的抽屉。

“唉哟，他还该我 100 元钱呢！”

“快给我找照片。”

儿子一骨碌爬起来，打开最底层抽屉，摸出了那个女人的照片。

这是一张侧照，那女人一头乌黑的卷发，微呈弧形的高鼻梁，一双杏核眼充满了妩媚，穿一条时髦的紧身裙和一双白色高跟鞋。

这时，又有一辆汽车停在院门口，龙飞从车上走下来，肖克迎上去道：“处长，这里发现了那个女人的照片。”

龙飞接过照片一瞧，脑子里嗡的一声，怎么，难道是她？！……14 年前的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他的脑际……